

拜登胜选有望修复美国经济秩序 建制派回归不改中美长期博弈格局

研究发展部 白雪

【事件】北京时间11月4-8日，美国第59届总统选举结果陆续揭晓。选情历经紧张角逐及数次翻转，民主党候选人、美国前副总统约瑟夫·拜登最终在11月8日赢得宾夕法尼亚和内华达州，按照选举规则拜登累计获得290张选举人票（超过270票），特朗普目前仅获得214张选举人票。若无意外，拜登将大概率当选第46任美国总统。佐治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和阿拉斯加州仍处于计票阶段，特朗普团队则宣布将继续针对选票合法性及计票问题发起诉讼。参众两院选举方面，截至北京时间11月10日14:00，参议院民主党与共和党席位之比仍为48:48，而众议院选举中民主党以215:196领先于共和党。

【基本判断】大选期间，美国社会经济秩序受新冠疫情及反种族歧视运动浪潮强烈冲击，丰富的从政经验、可控的行为预期和偏向公平的政策主张均支持民主党建制派拜登胜选。若两院分治，拜登经济政策的执行可能受到一定掣肘，两党仍有望在拜登较强的跨党派沟通与协调下就部分关键问题达成一致。政策面，拜登“以税填支”的财政政策有助于支持疫情破坏下供应端修复，加税可能对短期美国经济增速形成一定压制，中长期有利于提升美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中美关系或将进入短暂“观察期”，短期经贸关系或将维持现状，中美经贸冲突压力有望边际缓和，但中美竞争加剧格局和美国对华强硬态度的广泛基础将令拜登政府延续遏制中国的政策基调，在意识形态、高科技及经贸领域继续对华反制将对中国中长期外部环境形成较大压力，中美博弈具有长期性和严峻性。

一、特朗普在执政期对美国现行制度、理念与秩序的挑战和颠覆显著影响其执政认同度，加之大选期间美国社会经济秩序受新冠疫情爆发及反种族歧视运动浪潮的强烈冲击，丰富的从政经验、可控的行为预期和偏向公平的政策主张令民主党建制派候选人拜登赢得更多选民支持。

首先，特朗普执政期间对美国现行制度、理念与秩序的挑战与颠覆对其执政认同度形成显著负面影响。特朗普执政期间坚持以“美国利益”为核心，在内政外交政策方面以其激进的单边主义与高度不确定性的执政作风，打破了美国长久以来建构并维系的各种国际规则、制度、理念和秩序基础，引发国内广泛争议的同时加剧了美国社会的族群撕裂，并制造了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内部的分裂，对其执政认同度形成显著的负面影响。

其次，大选期间美国新冠疫情爆发及“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简称

BLM)反种族歧视运动兴起等强烈冲击令美国经济社会环境发生剧变,愈加激发选民对特朗普政府不满而偏向民主党。今年3月以来,美国连续遭遇新冠疫情重创,特朗普政府对疫情形势的误判、抗疫政策消极、疫情防控不力,导致美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高居全球首位,疫情期间其反科学的言辞以及拒绝承担责任的行为令其流失部分选民支持。而拜登领导的民主党则主张积极抗疫,并提出针对疫情检测、防范、治疗以及补助的数项主张,其务实负责的态度赢得了对特朗普抗议政策失望的选民的信任。另一方面,疫情严重冲击美国经济,前三季度美国经济同比陷入衰退,年内失业率居高不下;而近期疫情再次反扑和恶化,尤其是多个摇摆州疫情大幅反弹、经济修复放缓,一定程度上抹去特朗普执政期间经济成果,对其连任带来消极影响。

此外,今年5月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遭遇白人警察暴力执法死亡令BLM反种歧视运动在全美范围兴起,种族矛盾持续加剧背景下特朗普仍强调“法律与秩序”的强硬态度令美国非裔、拉丁裔等少数族裔群体对特朗普政府的反感度创历史新高;而拜登则倡导种族和平与团结,承诺上任后解决美国社会“系统性种族问题”,并将解决种族问题作为其经济复苏的计划的一部分,确保少数族裔获得平等机会,赢得少数族裔选民支持。

第三,在不确定性高企、社会动荡及民意撕裂的背景下,作为民主党建制派的拜登丰富的从政经验和可控的行为预期,以及相对激进的竞选纲领赢得更多选民支持。拜登作为民主党建制派精英,自1972年起连续36年担任参议员,2009-2017年担任8年副总统,在外交、军事、环保等领域政绩斐然,其丰富的从政经验和可控的行为预期令美国民众对拜登有较高的信赖度。此外,伴随美国族群结构和年龄结构的改变,拜登主动调整自身政策主张,向“大幅加税、打压富人和华尔街”等更激进的左派靠拢;而疫情爆发后,民主党主张大政府、强调社会保障、政治正确以及偏重公平的政策理念与特朗普形成鲜明对比,赢得选民支持。

二、拜登“以税填支”的财政政策有助于支持疫情破坏下的供应端修复,加税可能对短期美国经济增速形成一定压制,中长期有利于提升美国潜在经济增长率。若两院分治,拜登经济政策的执行可能受到一定掣肘,但两党仍有望在拜登的跨党派沟通与协调下就部分关键问题达成一致。

拜登执政后将对特朗普执政期间的多项政策进行全面“修复”和“纠偏”。短期看,其对内工作重心将围绕全面加大抗击疫情力度、控制疫情三次抬头局面,尽快推进第五轮财政刺激方案以提振美国经济,弥合美国国内阶层和种族社会矛盾等工作展开。中长期看,拜登将以支持中产阶级和创新为核心,其对内经济政策逻辑是:强化税收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减

少贫富差距，提振消费；加大对基建、新能源和制造业的财政支出，以政府投资进一步拉动经济增长、支持制造业回流并创造就业。具体包括：1. 撤销特朗普对富人阶层和公司的减税政策，使 40 万以上的收入人群的个人税收从 37% 增至 39.6%，将企业税从 21% 提高到 28%，对中产阶级、工人、下岗员工、老人和残疾人和小企业进行税收抵免；将最低时薪从 7.5 美元提高至 15 美元并建立万亿级别的“照顾经济”，增加低收入群体的劳动收入和消费；在奥巴马的《平价医疗法案》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医保覆盖范围，增加中低层群体医疗开支的财政支持；2. 基础设施建设与新能源并行，组建 3000 亿美元的清洁能源和基础设施基金，重点投资清洁能源、电信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推行 4000 亿美元的“Made all of America (全部美国制造)”计划用于美国生产商品的政府采购，增加中产阶级的就业机会，并对地方政府、企业和学校重新运行提供财政与金融支持等。

总体来看，短期拜登政府将倚重财政政策提振经济，并通过加税来弥补部分财政支出。预计拜登执政后有望在短期内出台较大规模的第五轮财政救助法案，积极的抗疫计划及扩张的财政政策均有助于缓解受疫情影响行业的资金需求并支持疫情破坏下的供应端修复，并在未来通过政府支出带动国内基建、科教文卫、清洁能源方面的投资增长，刺激经济复苏。通过政府财政刺激和转移支付，资金流入实体部门将有助于促进消费支出与就业修复；同时，重构盟友关系也有助于改善贸易端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过，考虑加税政策可能抑制居民消费及企业投资，美国短期经济增速可能会受到一定压制。

中长期看，首先，通过在教育、医疗、住房方面大幅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负担，美国消费可能整体有所提振，同时财政刺激支持主要应用在国内研发和改善美国体系，提高商业竞争性和生产力，在生产供应端得到扩张的同时促进美国企业的全球长远竞争力，从而提升美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第二，政府税收能力的增强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弥合巨额财政赤字并避免美元信用的过度透支，有助于改善美元信用，叠加全球贸易关系的缓和，及盟国体系的稳定下“黑天鹅”事件的减少，有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最后，拜登“以税填支”的政策下，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的扩张速度或将得到有效控制，出现政府债务违约或“财政悬崖”的风险趋于下降。此外，拜登执政后财政刺激计划的推行落地也有望缓解美联储压力，新政府财政扩张有望扩大产出缺口，推升美国通胀更早达到 2% 的目标附近，从而令美联储可能相对更早开启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

鉴于目前参议院选举不确定性仍然较大，拜登经济政策的执行可能由于两院分治而受到一定掣肘，但两党仍可能在拜登的跨党派沟通与协调下就关键问题达成一致。目前，民主党在众议院选举中以 215:196 领先于共和党，距离掌控权的 218 个席位仅差 4 席，大概率将

维持对众议院的掌控，但相对于目前的优势将有所削弱。在参议院选举中，民主党与共和党目前均为 48 席，还有 4 个席位未定，双方距离掌控权的 51 席各差 3 席，这意味着民主党必须至少再拿下 2 席，再加上若拜登当选总统后，其副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就任参议院议长获得的 1 票，民主党方能获得参议院控制权（即 51 席）。因此，佐治亚州两个参议院席位至关重要。但由于该州没有候选人获得超过 50% 的支持率，参议院的最终结果可能延迟到明年 1 月由新当选的国会选举产生，目前看来民主党同时赢得两个参议员席位的机会较小，拜登执政期间两院继续维持分治的可能性仍然较大。若国会两院分治，则拜登部分经济政策的推行在参议院可能面临一定阻力，如财政刺激规模或不及民主党预期，加税计划推出难度加大，基建刺激力度或相应缩小等。但拜登在其政治生涯中累积了较强的跨党派沟通与协调能力，可能助力两党在关键问题上达成一致，削弱其政策推行的阻力。

三、拜登执政后中美关系有望进入短暂的“观察期”，短期经贸关系或将维持现状，中美经贸冲突压力有望边际缓和，但中美竞争加剧格局和美国对华强硬态度的广泛基础将令拜登政府延续遏制中国的政策基调，在意识形态、高科技及经贸领域继续对华反制将对中国中长期外部环境形成较大压力，中美博弈仍具有长期性和严峻性。

相对于特朗普，作为民主党建制派代表的拜登外交经验丰富，外交政策路径更加符合传统外交逻辑，更具有可预见性，在对华政策方面亦相对理性克制。我们认为，拜登执政后中美关系将进入短暂的“观察期”，短期中美双方在贸易协定、关税和实体清单等问题方面将基本维持现状，中美经贸冲突压力有望边际缓和。

一方面，拜登正式就职后，其工作将围绕四大议题展开：即抗击疫情、修复国内经济、弥合种族矛盾、重返《巴黎气候协定》。在此背景下，中美关系在其内政外交中并非处于优先位置；另一方面，从大选后中美关系的历史传统来看，美国历任新总统就任后，中美关系通常会进入一年左右的“观察期”。在此期间，双边关系以了解、观察为主，一般不会在现有政策基础上做出重大转向和调整——即使特朗普执政的头一年，中美关系也保持了相对稳定状态。同时，不同于特朗普的重商主义立场，拜登/民主党不认为使用关税制裁、进行极限施压是解决中美经贸问题的有效手段。由此，在接下来的观察期内，在现阶段中美贸易协定基础上再度加征关税、拉长实体清单的可能性较低，中美经贸摩擦有望在观察期内迎来边际缓和。这意味着此前扰动国内经济运行的中美经贸摩擦风险在 2021 年有望显著减弱，外部环境确定性的增强将有助于国内经济修复进程持续推进。不过我们也判断，特朗普政府已有关税与制裁并不会轻易取消，拜登政府可能以此作为条件进行后续谈判。

长期看，美国两党已对“遏制中国”达成坚定的跨党派共识，在中美结构性矛盾加大导

致两国竞争加剧、美国民意对华敌意显著上升的背景下，美国仍将延续遏制中国的政策基调，中美两国的战略竞争关系将长期存在。今年 8 月最新的民主党纲领明确提出：“民主党人对中国的态度将以美国的国家利益和盟国的利益为指导，并利用美国社会开放、经济活力以及同盟力量来塑造反映我们价值观的国际标准……，民主党将会对中国以及任何试图削弱美国制造业的国家采取积极行动……，民主党将与盟国一起，发动世界上超过一半的经济体制衡中国，并尽可能从强有力的位置进行谈判。”这说明，民主党在针对中国的主要战略取向没有改变，但遏制中国的侧重领域和策略方式与共和党有所差异，具体表现在：

第一，与特朗普政府更注重经济利益不同，民主党更重视结构性问题，强调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竞争，因此拜登政府可能在意识形态、主权问题等领域对中国施压。

第二，在信息安全，知识产权和高科技等领域可能加强对华反制。尤其在科技创新领域，拜登可能不会推动“全面脱钩”，但可能采取“小院高墙”策略阻止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科技战保持高压态势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第三，将通过重构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等逐渐减少对中国依赖，通过“全部美国制造”吸引制造业主动回流，重点加强本土在 5G、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国际竞争力，强化美国在全球的竞争力与领导力，因此中美将在制造业上产生不可避免的竞争或摩擦；

第四，在贸易方面，拜登政府可能以规则主导者的身份重返亚太、跨大西洋自由贸易架构，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通过以多边贸易框架为自身利益服务等；同时，拜登政府将更加重视盟友关系，修复与加强与欧盟、英国、日韩、澳新，以及印度等传统盟友关系，从而对中国外部经贸环境形成巨大压力；

综上所述，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的可预期性增强，但不宜对双边关系的中长期前景过于乐观。考虑中美博弈仍具有长期性和严峻性，对我国而言，应对外部风险，最重要的仍然是“保持战略定力，办好自己的事”。“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坚持扩大内需，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我国对外部潜在风险和内外关系的积极处理与应对。

声明：本报告是东方金诚的研究性观点，并非是某种决策的结论、建议等。本报告引用的相关资料均为已公开信息，东方金诚进行了合理审慎地核查，但不应视为东方金诚对引用资料的真实性及完整性提供了保证。本报告的著作权归东方金诚所有，东方金诚保留一切与此相关的权利，任何机构和个人未经授权不得修改、复制、销售和分发，引用必须注明来自东方金诚且不得篡改或歪曲。